

书法家要让自己活得自在

2019年7月,《书法报》曾刊载原旭东《梅骨丹心化清风——缅怀梅墨生先生》一文,文章对梅先生一生高尚的人品、书画艺术创作及理论研究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。与此同时,文章也提及梅先生喜欢武术的一些细节,且有各路武术门派高手与梅先生切磋。

刘寿堂(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)

在一篇《任性的梅墨生,你所不知道的梅墨生》文章中,介绍了梅先生生前更多的艺术生活细节:梅墨生早年曾担任医生、记者等职,后入中央美院进修,其间分别于《中国书法》杂志、《中国艺术报》担任编辑,1996年至2000年在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任教。在教学的四五年期间,广受学生欢迎和好评,后被调入中国画研究院(中国国家画院的前身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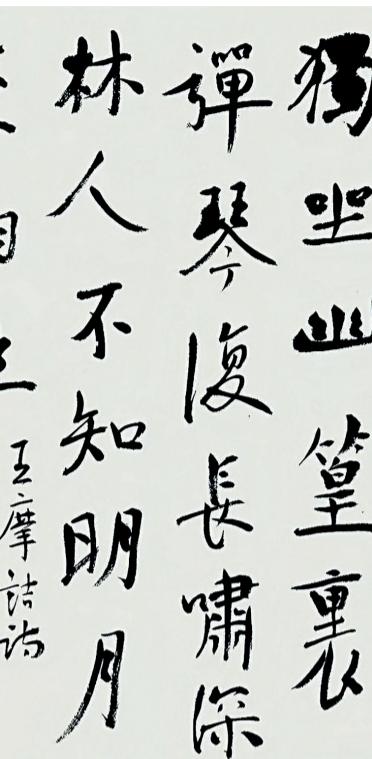
该文还引用了梅先生自述的北漂生活情况:“当时,在中央美院进修不到三个月,我就不愿意听讲了,觉得没有多少收获。王镛将我推荐给刘正成,让我在《中国书法》杂志做编辑,后来去荣宝斋,而后又去了中国艺术报社做副刊主编,时间都不长,再后来又到中央美院任教,因为没有学位,调档案屡经挫折,但是当时我的课很受欢迎,场场爆满。2000年,中国画研究院(中国国家画院的前身)老院长刘勃舒先生把我调过去了,我这才在北京落地生根,一直到现在。当时,一个外乡人,没有背景、靠山、文凭,那种滋味可想而知,而我曾有机会在秦皇岛获得优越的待遇,但我都拒绝了。人生不就是体验吗,我就想体验一下,开弓没有回头箭,尽管很困难。在这期间,我一直坚持读书、做学问,白天上班,每天骑一个半小时的自行车,横穿北京城,晚上查资料、写文章。当时就想着如果把爱好和工作、事业合在一起,就是幸福的人了,所以我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,我在40岁的时候实现了这个梦想。”

从梅先生的经历可知,其艺术成就的取得实非易事,他的书画历程不是逍遙派,而是苦学派,他的书画成就是一步一步实现的。当网络上有些评论认为

梅先生年仅60岁却不幸撒手归西,因而怀疑书法对修身养性的功用,甚至认为梅先生修炼书法与太极是噱头,这实在是对梅先生的误解。

梅先生早年北漂的艰难经历对身体的透支肯定是不可忽视的,而他对书画艺术的虔诚更是不容置疑。否则,其刚届花甲,艺术成就却能得到书画界高度认可实在是不可想象。这就给从事书画的个人提出了一个思考:书画的修身养性之功体现在我们淡然待人、从容做事的态度上,这是书画艺术能给予我们的恩赐,但从事书画艺术跟健康长寿不能机械地画等号。正如梅先生一样,从他作品中的线条可以感受到,他的书法不是那种洒脱类型的,而是奋斗者的踏实、创造者的攀登、智者的宁静,这才是书画艺术修身养性的真谛。

为了让我们更好地思考书画艺术和修身养性之关系这个问题,这里再引用梅先生对自己书画生活的一段回忆:“2000年之后,我很少写文章,除非一些重要的学术会议。当代人的评论,包括他人约写前言、序言、评论,我几乎都拒绝了。我有我的原则,一个人如果没有原则是不行的,一定要有所不为,不能因为别人给我钱、高稿费,我就给写吹捧的文章。当然,这很得罪人。另外,这十年以来不走穴,之前,我走过一些,为了买房子,为了生存,没办法,京城米贵。此后,即



■梅墨生 王维诗

使找到家里,我也不去。我也极少参加笔会……在京城这么多年,我不介入选圈,不朝拜任何山头,我活在天地间的大圈子中,很自在,很坦然,也很充实。”

由此可见,作为书法家或书法爱好者要从梅先生的事迹中得到一些感悟:一定要让自己活得自在,无论是以书法谋生,以书法为事业,或者纯粹兴趣爱好,业余玩赏,都不妨碍我们内心那份真诚。

丰富和谐 又不失古雅

——倪宽篆刻作品解读之四
王志敏(佛山市书法家协会主席)



■诗入画图中(图一)



■诗入画图中(图二)

《诗人画图中》(图一)一印采用战国粗边朱文私鉨形式,只是与前面两个同类印作相比,印边处理相对要细一些。虽用古鉨形式,但五字的作品中,四字采用了缪篆的写法。“诗”字的“言”部横画还略带装饰笔法;由于“人”字笔画明显少,与其他四字对比,构成了大开大合,疏密强烈对比的布白章法,“图”字采用了去外框的写法,和“画”两字的圆形笔画一起,与“诗”“人”“画”“中”等字的方形笔画强烈对比;古鉨金文的圆形与缪篆的方形,又构成了方圆强烈对比、反衬的关系。这种以方与圆的并列反衬的处理手法,为作品营造出难以言状的神秘图式感受。“诗”字的“言”旁下的“口”部,“中”字方形笔画的内框等处,保留了大量的刀口,形成了这些部件内框的变形,使方形部分的空间不至于太单调。而略粗于印文笔画的边框则是似圆非圆,似方非方,似是在调和着本来对比过大,又不太协调的方圆笔画的印文,成为方与圆之间的视觉过渡,让印作的空间感觉变得既丰富和谐,又不失古雅。

同理,图二的印文内容也是《诗人画图中》,在处理上与(图一)如出一辙。虽然印文排列方式不同了,但作品散发出的感受是一样。本印压缩了“人”字的空间,与“诗”字结合成一体,避免了由于“人”字笔画过少,被动地使构图处于大开大合的状态。两字所占的空间有所拖长,从而压迫了下面的“画”字的空间。“图”字用有边框的形式,与“画”字一起,两个方框在作品中本应可以构成一个十字界格,似是被“诗”“人”两字拖长了的空间所挤破,断开。“画”“图”二字外框与印边框本应的重叠被进行了错位的处理,应该就是作者为强化上述印象所安排的小把戏,从而直给人一种碑版错位残泐式的金石气息。印文中的几个圆圈,圆而不圆,与“画”“图”二字方框形成鲜明的对比,大大强化了作品整体的图式感和神秘感,使作品更耐人寻味。

书法应借鉴美术建立“书法学”

王嘉(广东美术馆研究馆员、教授)



■童志雄 行书手札

对书法学的讨论,让笔者联想到20多年前在北京的《美术学文库丛书》出版讨论会。由邓福星教授主编的《美术学文库丛书》历时十年,于2000年3月由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出版,这套丛书被业内称为“龙美版”。“美术学”的概念于

上世纪80年代后期被提出,由邓福星教授和张道一教授倡导,明确了以造型艺术为研究对象,结合美术史、美术理论、美术批评的相互促进和综合研究,又称“史论评”合三为一的综合学科。

关于书法学的思考,有必要借鉴“美术学”发展壮大的相关经验,进一步开拓研究思路,进一步打造学科平台。

笔者认为书法学研究至少有三个意义:一是把“书法”的“书”写大,增添书法创作者的信心,明确书法创作的方向,推动书法创作的未来发展。二是把“书法”的“法”写亮,擦亮书法读者的眼睛,明辨书法美丑高下,让书法审美和书法产品的消费“有法可依”。三是把“书法”两个字写在一起,“书法有法,法在书中”。“书法”既要有“书”的传承和传播,更要有“法”的明理和突破。

书法的每一次历史飞跃,都是伴随着“法”的创新突破而来。如何创新突破?就像是网上流行的一句话,“首先要成为内行”。乘着“书法学”成为一级学科的东风,在“史论评”合三为一的基础上,理论结合实践,系统思考,理性突破。

书法学的发展壮大,当务之急是师资力量的匮乏。并不是这个话题有多重要,而是因为这个话题是“元宇宙式”的基本出发点。只有在普及教育和扩

大传播的前提下,书法学的意义才不会成为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。建议中小学教育机构加大师资力度,把书法课堂落到实处。有条件的学校甚至可以把书法课堂结合到美术馆、书画院的展厅,调动和借助相关社会资源,开展多样化的书法教学。

书法学的发展,对研究者而言,最实在的是课题立项,并在研究经费方面予以适当的扶持。书法的相关刊物、期刊栏目和相关发表平台,都还远远不够。圈内人士曾言,除非人文研究项目也开始购买大型仪器设备,倒也不是笑谈。书法学有天然优势,造纸研究、墨的研究、印泥的研究,或许都可以跨界到有大型仪器设备的相关其他学科。高科技仪器的书画修复研究,或许也可以成为书法学未来发展的一个紧俏方向,当然这个“紧俏”包括课题经费。

书法学的发展,最终要走出象牙塔,但学科意义上的书法学,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岁尾的街头挥毫,写福字、写对联,那些也很重要,但不是书法学作为学科的全部。书法学,作为博大精深的学科,应该是有更多的科研内涵。作为研究者,笔者也期待有关机构组织学者出版《书法学文库丛书》,把书法学推向更高的境界。